

東林書院志

十四之六

漢書門			
九	三	六	
一	六	九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三	六
一	六	九
八	二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6
冊數	8	(6)
函號	292	40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公移

淺草文庫

會友講學求以明道諸賢退藏者事也然必藉賢當路護持
誠如景逸先生云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者歟
是嗣後諸賢不作遺緒莫肩當路之力其所維繫又曷可少

請復東林書院呈辭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等呈為興
復先賢遺蹟以延道脉以維士風事竊以道炳日星恒歷久而逾
著學湮艸莽必有藉以更新故範俗要在作人而與教務先正學
茲邑有楊龜山先生書院創自政和之世葺繇嘉靖之初從游一
十八年喻工部以親炙而躬承正派興起二三百載邵文莊緣私



淑而力障狂瀾一時明道法之宗瞻依孔孟通邑洗異端之習誦
法程朱詎期習與時移教隨人息招提在望僅聞演法壇場書院
久墟無復譚經臯比嗟往喆之儀形既遠恐將來之趨向漸岐久
議修復未行究且榛蕪誰闢今日者斯文有幸吾道將興高山勤
仰止之思倡明絕學魯國值多賢之會共翼真傳化益溥於菁莪
士式歸其鼓鑄願拓昔時之遺址劍履重光更還異代之芳規宮
墻不朽伏乞念士風之宜振憐習俗之久汚亟賜主持弘敷教澤
俾升堂入室巋然開道術於東南而玉色金聲卓爾遡真源於洙
泗下情無任懸企之至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呈

縣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據生員馬希尹等連
名具呈前事到縣擬合牒送儒學眾議果否輿論允孚即查動費

工價合用若干應否官民出辦逐一查明呈報以憑議後申詳修
理施行須至帖者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知縣林宰

學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承准本縣取牒
前事承此遵依行帖查勘去後隨據本學廩增附生員顧麟禎鍾
敬俞宰等結稱會同該學查得龜山先生書院創造有年修葺未
舉今欲恢昔時之遺址復異代之芳規真斯文大幸輿論允孚者
但規制煩重費用不貲邑內縉紳先生已共集銀三百兩惟是加
意正學興起人文以共成茲舉者尚有待焉為此連名具結前來
卑學合行具繇牒呈伏乞照詳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萬曆三十
二年三月初二日教諭單有學訓導李從謙王景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票前事仰縣查該縣原詳修造先賢龜山祠宇逐一估計明確申府覆議轉詳等因又蒙硃批查堪動錢糧該縣設處若干其少者本府措處蒙此隨行主簿張守善議估間續蒙信票差吏孔光祚齎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下縣收貯縣庫候發外今准張主簿牒稱遵依會同顧高二宦及原呈生員馬希尹等前詣應造祠宇處所共同酌議應用木石磚瓦釘灰等料并夫工飯米共估價銀七百七十二兩零三分具數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細加檢查庫有一項萬曆三十年解存各衛倉米折銀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七毫六系三十二年科貢項下額編進士四名每名牌坊銀二百零四兩今科止中三名存銀二百零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有三十一年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

錢四分二釐已上四項共該銀三百十二兩六錢八分八釐七毫六系查係無礙堪以動用及蒙府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原申邑內縉紳助集銀三百兩共銀七百十三兩二錢三分九釐七毫六絲餘不敷銀五十八兩七錢九分二釐四毫四絲本縣另行設處完工合無候詳允日委官辦料刻日興舉係干動支錢糧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知縣林宰

府牌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奉巡撫曹批發本府請詳動支官銀建造無錫縣龜山書院緣繇奉批府縣庫貯銀俱准動支委官辦料督匠興工不敷之數聽該縣另行設處詳報又蒙巡按御史馬批開該縣庫貯無礙銀兩准照動支為修復書院之費不

足之數於本院留充兵餉贖銀內支銷繳又蒙帶管常鎮兵備道
 鄒批開無錫議復龜山先生書院既查有堪動官銀准炤府發縣
 委廉幹官員飭材鳩工速完具報尚少銀數另牌行助等因奉此
 案查先據該縣申詳前來隨該本府看得先賢楊龜山先生寓居
 毘陵錫山之閒凡一十八年與鄒道鄉周伯忱兄弟互相切摩以
 故理學一脈至今猶存其淵源有自來矣無錫舊有東林書院為
 龜山而創向未修葺俱已廢壞今該縣縉紳議復舊址以表揚先
 哲興起後學風教所關誠盛舉也估該工料銀七百七十二兩三
 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尚少銀四百七十二兩三分相應官助今
 據該縣查有三十二年科貢項下存剩銀二百四兩又本年許春
 元不受會試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三十一年錫山
 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錢四分二釐俱各堪以動支連前各

官助銀共有六百七兩五錢七分仍少銀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六
 分隨查本府庫貯原發放存俸糧等銀共一百兩五錢五分或係
 遠年貯庫或係正項支存俱堪動支發縣湊修合無候詳允日准
 支府縣庫前項銀各官銀兩給發委官辦料督匠興工尚少銀六
 十四兩四錢六分或批量助或聽該縣一併設處工完冊報等因
 具由申奉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牌仰本縣官吏炤依備奉批
 詳內事理即將本府原發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并該縣科貢
 等銀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銀三百兩照數結發廉幹官員
 辦料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備造某處用過工料逐項查明并取官
 匠結狀各五本申府以憑覆核轉報其不敷銀兩查炤批示遵行
 毋得違悞須至牌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知府歐陽公各
東鳳以下府檄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提學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蒙批修葺書院不敷准動本院贖銀四十兩給助之工完冊報繳蒙此案查先蒙撫按道批詳前事已經備行該縣興工建造去後今蒙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吏查焯原今事理即便行委廉幹官員作速辦料修葺務期堅固不敷銀兩准于本院項下贖銀內支銀四十兩湊結完日用過工料細數文冊并管工官匠結狀各一樣五本申府轉報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直隸常州府為學政事蒙欽差兵備道鄒憲牌該蒙欽差督學御史楊憲牌照得無錫舊有楊龜山先生書院日久湮沒今據該府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即便轉行常州府將原批該府動支本院贖銀四十兩量助外其原詳六十四兩四錢六分尚欠二十四兩

四錢六分再于贖銀內焯數支給發縣工完造冊繳報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仰府即將本院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除批動支贖銀四十兩給發外尚少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贖銀內焯數支給發縣修葺工完冊報查考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焯先今事理即查建造前祠不敷銀兩除本院批助贖銀四十兩外尚少銀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該縣庫貯贖銀內照數支給如該縣庫無前項贖銀即便差人赴府申請施行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蘇松兵備道鄒憲牌仰縣即將武進縣解到本道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兩固封差吏齎送鄉宦吏部郎中顧涇陽宅上交收取回帖先繳仍置

匾額一座令善書照式登寫完日上立具繇申報等因蒙此遵依除將匾額做辦完日另文申報外原蒙助修銀六十兩照數固封差吏齎送本宦收訖取具回帖見在擬合先行申繳爲此卑縣合行具申謹申伏乞照驗施行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一日知縣林宰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牌該蒙撫按學院道批詳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前事備奉仰縣卽將本府發下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原申本縣科貢等銀共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宦助銀三百兩照數給發廉幹官員辦料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將用過工料逐項查明造冊并取官匠結狀申府轉繳等因又續蒙兵備道鄒發助銀六十兩共銀七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蒙此隨行主簿張守善管理間有本縣顧鄉宦首

倡在內經理遵將前項銀兩照數齎送本宦估買物料建造去後各宦又議講堂自備工本建造不費官銀將前助銀三百兩自行支用訖其官發四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顯爲造建祠堂之用除造祠堂并石橋開河築岸等費共銀三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造完工訖爲照祠宇鼎成春秋之俎豆宜設講堂雲集歲月之供億頗煩本縣會同各宦所議務須置買祠田百畝計價銀二百二十餘兩每歲除聽辦糧外餘收米麥以供前費除本縣捐助銀五十兩外又查前項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尚少銀七十五兩二錢四分查前蒙按院批詳不足之數准於本院留充兵餉贖銀內支銷又蒙學院二次行助贖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查縣庫本院項下只有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餘無可動另有一項歲徵學租銀兩堪以動支本縣未經請明擅難支用合候轉詳示日

取送本宦湊置祠田永爲久遠之計本縣查造完祠宇用過物料
細數造冊先行申送伏候學按院批示至日遵行爲此卑縣合行
具由謹申伏乞照驗轉詳施行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知縣
林宰

府票

直隸常州府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御史馬批發本府呈
詳動支原批助銀建祠銀兩存剩置田緣由蒙批捐助銀准於本
院新收聽支贖銀內照數動用其畱充兵餉係前院贖銀照舊存
庫此繳蒙此案照先據無錫縣議中前來該本府看得無錫縣建
造龜山祠業已落成春秋之俎豆并講堂歲月會講之供應須置
買祠田歲收米麥以供前費今據該縣議置田百畝該價二百二
十餘兩除建祠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及該縣捐助銀

五十兩外尚少銀七十五兩二錢二分五釐議請原批助銀內動
支合無俯從准照在于原批助畱充兵餉贖銀內動支銀三十七
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湊買餘少銀三十七兩六錢二分零
候詳學院批助找給等因具由呈詳蒙批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
縣官吏查照批詳事理卽于按院項下新收聽支贖銀內動支銀
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置買祠田其畱充兵餉贖銀
照舊存庫餘少銀兩候詳學院方許動找給置買完日備開田坵
四址并應收米麥數目冊報查考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三年五月
二十二日

直隸常州府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理學校監察御史
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存剩贖銀餘少支發學租銀兩湊買祠田
緣由蒙批准照數支送書院繳蒙批擬合就行爲此仰無錫縣官

吏卽於原申本院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及學租銀內支銀三十二兩一錢一分七釐五毫照數支送書院置買祠田取領狀二紙申府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票者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前盛公敷玄請復書院原呈

按慶曆間敷玄兩具呈學使者皆批允修復而卒不果或未伸之事也役雖不就願則可嘉附錄原呈以彰厥善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應試生員盛鑿等呈爲修復書院以勵士習事竊謂士習係於風教風教由於倡率吳下士習久靡幸藉宗師倡明斯道懇啟後學凡在陶鎔敢不思奮顧吾儒之道以學而致猶百工之事居肆以成本縣東林舊有楊龜山書院業已頽廢基址尚存理宜修復爲諸生約束之地伏乞宗師老大人查明來歷批發該縣銳意興復以崇風化其一切工費諸生別當義助

爲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隆慶元年八月具呈耿宗師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盛鑿等呈爲懇加修復先賢書院以崇正學以維名教事竊念本縣人文之盛雖宣于延陵季子以來而理學大明實倡於有宋名賢攸寓今城東有東林書院遺址乃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故地也寓居一十八年從遊凡數百輩道南之澤不泯迄今具載縣志隆慶元年八月內鑿等具呈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耿老大人蒙批看得前項書院既係名賢遺軌所存義當修復况工費一切不煩官府其事無容退托者仰縣行學聽行各生修葺完日具申新院選取志行文學爲衆所孚者主會于中率令原日本院賞等童生朝夕觀摩毋徒文具也等因經今已越六年諸生心力不協通邑縉紳先生慨焉共議修復竊念興舉廢墜雖受成于往年而作新教化端主張于今日伏乞宗

師老大人備查來歷弁查嘉靖年間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聞老大
人興復事宜批發該縣嚴加崇闢銳意作興恢復久湮之一隅俾
存名教之樂地仍令通學廩增附生員公舉堪以主會者轉申詳
奪則斯文有主盟吾道不孤托况今纂修縣志理宜釐正八刻以
垂不朽先賢後學豈不兩有賴哉事關風教所係非輕爲此鑿等
連名具呈須至呈者萬曆元年九月具呈謝宗師批本縣查議速
報

縣申拆毀書院緣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奉旨拆毀書院事天啟六年四月廿八日
奉巡按徐憲牌前事內開昨接邸報欽奉明旨蘇常等處私造書
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欽此查得常州府無錫縣有原設書院一
所擬合亟行拆毀爲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督同該地方人等立

時拆毀拆下木料俱卽估價以憑題解不許存留片瓦寸椽限卽
日具將毀過緣繇星馳申報等因蒙此卽委本縣官糧縣丞來惟
觀勘拆去後隨據本官呈稱親詣東林處所喚同匠作估計拆毀
牌坊牆門一座價銀六兩廳屋三間價銀十八兩川堂三間價銀
十兩講堂三間價銀六十兩旁小屋六間價銀一十二兩共估價
銀一百零六兩續據本官查於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陞
任林知縣具申兩院用價二百二十兩置買公田一百畝照原價
召民買訖又鄉宦吳知州助公田一百畝亦烙官價二百二十兩
贖回訖又本縣鄉宦原任太常寺卿顧憲成零置基地六畝園地
十畝烙官價三十二兩五錢召民買訖其田地畝數至今稅糧黃
冊以東林立戶委是二百一十六畝田屋二項通共該價銀五百
八十一兩二錢俱已烙數完庫弁具勘估拆毀講堂等處各料細

數揭帖因繇開報前來據經備文造冊于天啟六年二月十七日
備文粘同收過前項田屋價銀數目申府轉報今奉憲牌遵查前
項東林書院房屋牌坊匾額碑碣等項先經奉文拆毀易價貯庫
訖見蒙守催擬合申稟爲此卑縣合行備繇具揭謹申天啟六年
五月 日知縣吳大朴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巡按察院

祁公名彪佳

票仰無錫縣官吏卽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有無堪動錢糧明白具詳并原行拆毀文
卷一并送院查閱毋違崇禎六年七月十二日

縣票

仰喚原管拆東林書院耆民談來泰卽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限次日內造冊呈遞此係現奉按院憲票

查復立待申報毋違崇禎六年七月十四日

查議建復東林書院回呈

耆民談來泰呈爲建復東林書院事遵蒙爺臺鈞票喚泰卽將東
林書院逐一查議今查得書院舊式規址坐落城東弓河前有馬
頭牌坊甬道月河橋梁門道墻門明堂麗澤堂依庸堂墻門 聖
殿左右藏書樓兩傍從屋週圍樹木悉嚴整壯麗天啟六年全區
屋宇刻期番毀慘無一柱寸椽堪用者差役坐提易價倉卒變賣
得價一百五十六兩又公田二百畝基地六畝園地十畝炤原價
共易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奉文
賚解蘇州府協助祠工守候批回在卷前項屋宇價值較昔建造
工程十僅得一蓋緣欽毀木植殘損過多求售無主故耳今奉前
因隨啟各位鄉紳會集公議以舊式建復除麗澤堂三間先年係

貢生吳桂森捐資建造計費工料銀二百兩有奇外餘馬頭牌坊甬道月河橋梁墻門門道川堂依庸堂墻門 聖殿左右藏書樓兩旁從屋週遭樹木屋下裝摺椅桌鋪設諸項備查當年興舉設處輸助錢糧得銀一千零二十三兩有奇陸續蓋造完局册籍具在今蒙建復合具圖式畧節呈覽伏候詳示定奪施行崇禎六年七月十七日縣批准申憲批書院為有宋龜山先生講學之壇豈宜鞠為茂艸使後學仰止無地本院量捐助公費銀一百兩候另檄解貯或建堂或贖田候銀至日該縣會同諸紳酌行繳

崇禎十三年庚辰巡撫張公

名國維

助銀一百兩修復東林書

院移文原志闕

請蠲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學生員高陽生高永厚高永清高蓮生高莒生高芷生等

具呈為聖學從新儒林同慶懇恩永蠲書院基糧事竊惟東林書院自經魏璫拆毀屋材地基公田俱已變價解助大工逐字號基地稅糧十二畝零今經三十年仍在先忠憲公戶內輸納子孫貧弱力不能支竊念道南祠與東林書院雖有兩名實同一址道南祠載志書察得凡邑誌所載俱免起稅窮鄉梵宇皆然此舊例也况有別處升科 國課原額本無虧損伏乞 太宗師老公祖師臺批照免豁永為定典既異于良田美宅徒急貧室之催科庶得與梵刹琳宮均荷 國家之優卹 天臺衛道之功軫念之仁同為不朽矣為此激切上呈 本府太尊宋 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迺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仰縣速查別處升科急議除豁永著為例繳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知府宋公名之普

縣移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為聖學重新儒林共慶懇恩永蠲書院基糧事蒙 本府批發生員高陽生等連名呈詞前事奉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迺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速查別處陞科急議除豁永著為例繳等因蒙此遵查陞科一項案經于順治四年有化下二十四都六畝四九里書朱德元陳炳煥冊報丈出化字號陞漲平高低蕩四則共田八十七畝九分共算平米十一石五斗二升八合除顧玄于六年二月間告抵補使字號平田三十八畝七分八厘除去平米七石五斗二升二合餘存平米合應清出抵補道南書院基糧十二畝該平米二石三斗四升即應除豁其化下人戶錢糧即應增補至于零星各戶陸續陞科亦應一併增入區畝輸賦但查陞科抵補增減錢糧事宜係隸總書承

管擬合移付知會為此合付前去查照付文內事理即將原上高陽生等告減書院基糧十二畝將化字號陞漲田畝合算平米無虧照數抵補不得違錯責有攸歸須至付者

計開各戶陞科

周三益告陞墳塚七分八厘九毫

原下 字號 邇

竇振龍陞智字號基地一分三厘

開元 區

劉卿陞憶豐倉基四厘

孫瑞陞邇字號基一分

元下

錢錫英陞墩根十三畝九分三厘

趙永亨陞戎字號灘蕩一畝一分

元下

吳塘陞黃字號基一分

景上

陸仲陞髮字號低田一分

揚下

黃道光陞重字號一畝二分八厘 萬上

高辰策陞毀字號平田五分一厘二毫 揚名

周詢陞河字號一畝 萬上

龔黃許惠陞身效字號河蕩六畝

王湖陞 字號峰地三分 化下

右付總書准此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戶房一扇承

修復書院憲牌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為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地明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搢拄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寔多

本院束髮受書卽切景慕今歲春初親詣道南祠瞻拜登講堂與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墉頽圯景象蕭條已面屬該縣加意整理今准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有傾頽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

俞旨 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未有重於東林書院者興復自

不容緩合揣飭行仰司卽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通行閱視如垣墉有傾頽門牕有損壞者卽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奐一新仍約集鄉紳耆儒循倣顧高兩先生講學遺規定期舉行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明仰副

聖旨崇儒重道興起斯文至意毋得視為具文自干咎戾須牌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遵奉 部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常州府正堂祖 為請 敕修先賢祠宇等事蒙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 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除咨抄粘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

抄粘 部文行知為此仰府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府蒙此合就抄粘

行知為此仰縣官吏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一體欽遵施行毋得遲延速速須票康熙二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縣詳

無錫縣詳覆遵奉 憲文內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抄粘吏科汪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

建為祠宇春秋致祀有傾頽者設法修葺等因今查得無錫縣在
城東林書院及道南祠係疏內宋儒楊時十八年講習故區至明
萬曆甲辰年係疏內本邑先儒顧憲成高攀龍所同興復一時講
習最盛因并建祠以祀楊時諸賢者也天啟丙寅遇瑞難拆毀院
廢祠存厥後戊辰奉前旨修復邑士吳桂森僅於院址構麗澤堂
三楹而依庸堂燕居廟書室等處因工費浩繁未獲復建

本朝順治甲午年有高攀龍嫡姪高世泰葺祠及修麗澤堂併於堂
之後重建

燕居廟及祭器篋籍二室共為屋七楹三十年內春秋釋菜會講
獨任修理亦不啻再三今逝世已十餘年嫡子高莒生芷生等雖
勤灑掃弗輟講習而修葺無資祠院日就頽圯此地已於本年十
一月先奉 憲臺重道崇儒行文倡修現在興工料理再查得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憲成崇祠在惠山高攀龍崇祠亦在惠山又有城內止水祠係高攀龍拜表投淵之地俱奉 各憲頒行祀典理合報明其餘賢祠非抄疏列名者槩不敢混列爲此據實具覆

總憲檄文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爲籲憲給示以光盛典事據常州府學生員高莒生高芷生呈稱切惟無錫縣東林書院建自宋儒至先忠憲公倡明正學先學憲公諱世泰繼修講習仔肩一綫迄今數載棟宇漸圯去夏得蒙監院成捐俸修祠今秋有 閣學李躬臨瞻禮茲值憲節臨吳快覩斯文有主籲賜給示兼勅府縣加意護持等情到院據此爲照東林書院係有宋大儒龜山先生創始於前四百餘年而忠憲高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內承風各賢間作 先中丞公與

都憲南臯鄒公講學白鷺書院實與忠憲端文兩先生遙相應和至今吳楚之地文章理學後先蔚起皆賴諸先生倡導之力楚學使彙旃先生卽忠憲公之嫡姪曾著三楚文獻錄 先中丞公傳載其中惜傳聞異詞而與南臯先生講學白鷺及力阻不建瑤祠平贛南流寇諸大事未得備載也本都院受

命

撫吳駐節金閶去書院不過百餘里每思身至其地俯仰前徽得寄羹墻俎豆之思下車未久更無公便常慮講席久虛流風衰熄

聖

朝首崇正學特與濂洛後裔世襲有司課績必先教化東林典型在望地方官自應加意護守據呈已經修葺合行給示爲此示仰該邑士民人等知悉此係前賢絃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學不妨講習其中該府縣據寔報名本都院核其寔踐定行優獎至于一切無藉棍徒及主客往來兵丁不許擅入混擾倘有故違

該守院人赴稟地方官立行拿解本都院以憑懲究毋得泛視特示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李 為書院務急興修學徒尤宜整飭事照得梁溪東林書院為 顧高兩公講學之地崇祀先儒倡明聖學大裨人心風教方今

皇上首崇教化興學右文通行直省修葺學宮清查祠宇綸音炳如日星寰宇咸知向學矧此名區勝地遺風未遠堂構依然經過徘徊景行共切現經 撫都院親臨展祀查飭興修該府縣方在經營整頓力圖修復舊規重興講席本院忝司學政樂觀厥成但恐人心不古畛域多端未覩菁莪棫樸之風先逞荆棘蠶凌之習或

競分門戶或爭長枝流意見橫生是非蚤起陽借聖賢之名色陰行傾險之肺腸鑽營則無所不為排擠則不遺餘力闢盈絀于蠻觸較利害于錙銖名為孔孟之徒實則市井不若全無道氣一片私心致使見者椰榆聞之恥笑二氏為之鼓掌旁人莫不寒心豈不敗壞聖門貽羞講席比之當時少正卯誠為聖世之匪人講學如斯不如其已合行嚴示禁飭為此示仰地方有司矜耆庶人等知悉俟東林書院修葺告竣之日務延真誠學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輪司掌寧樸毋偽寧質毋華一應徇名躐譽之人伐異黨同之輩不得逐取虛聲致滋濫舉以玷儒風凡在學徒咸宜各備實心掃除客氣但期真切為已以求不愧聖賢靜驗處尋得孔顏開口時莫爭朱陸入孝出弟信堯舜人皆可為主敬致知在洛閩止此一脈講菽粟布帛之學相與有成化異同畛域之懷惟求自得方

上不負

聖明重學之心下不辜吾黨切磋之力若其偽儒曲學簧鼓譟張假公濟私口堯心蹶專工指摘于語言文字之間不顧猖披恣傾陷矯誣之術倘有斯人來遊講席輕則鳴鼓而擯斥重則按律以究懲必不令學非言偽之徒得肆行于大道為公之世各宜三省勿蹈叢愆須至示者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東宮日講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許為前賢書院整飭宜嚴事照得東林書院為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學之地爾時道統倡明儒風振起雖樹戈矛者不乏合沙之射而勵名節者益多信道之儒羽翼聖經功堪不朽輝光史冊名

豈徒傳隨以生前講席創為沒後賢祠英爽式憑神明有托近聞載主而升者歲增月積堂廡幾盈左席右筵姓名已徧雖談經論道而公樂有同心而促膝摩肩一室幾難措足嗣後須切濫觴之戒務存慎典之思或者理學文章可與匹休懿躅功名氣節洵堪媲美芳型輿論僉同明禋斯薦至若春秋享祀務期豐潔豆籩標宇椽題無使漂搖風雨庭砌荒蕪須闢院門鎖鑰宜嚴一切酒徒豈容攢集百凡土棍無許侵陵蓋名伯之堂移時還念謝公之宅奕世猶聞葢茲土者倍宜留意合行曉示為此仰該縣官吏加意整飭示到即行張掛院門并諭司院人等小心恪守毋得玩忽須至示者康熙三十二年 月 日示

請復行抵補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紳士楊慶徵高芷生秦源寬等公具呈為尼山道脉當延

院基免糧有例公懇照舊遵行以光理學事錫邑東林書院係
宣聖燕居廟歲時致祭傍有歐林曾三公祠俱係本郡本邑守土
之官其左有楊龜山道南祠自宋以迄

本朝凡先賢之有功於東林者俱在配享之列春秋仲丁行釋菜禮
名重天下並非泛常祠宇可比素賴當道主持近蒙 撫憲張公
重道崇儒捐俸修葺親臨講學觀聽環橋洵稱盛事其祠院基地
向奉免稅將新陞邇字等號田糧頂補在案康熙四十一年奉憲
清查開墾荒田竟將祠院基地一併開報徵糧後因無人完納慶
徵等具呈 陛任撫憲宋公蒙批仰布政司確查報司行府府行
縣前縣李父臺詳覆照舊優免因無新陞可抵情願捐俸代完由
府詳司詳院 接任撫憲于公批允遵行前縣林父臺仍照舊代
辦註冊免徵在案恭遇 老父臺家傳錦繡學有淵源繼往開來

共仰循良之保護讀書論道群推大雅之維持至基糧一事現今
報陞已多伏乞批着該房查將新陞田畝循舊撥補或照前任重
道美意捐俸代完在 老父臺一主裁間則先聖先賢之靈俱賴
以妥侑而觀海來遊之士咸頌明德于無涯矣為此連名上呈
本縣邑尊涂 批據呈向例應將新陞田糧頂補祠院基地之稅
可垂永久前兩縣任內因無新陞可補是以議捐已俸代完本縣
非不樂從但恐非垂久之計今既有新陞田地准循例撥補可也
該房速妥議稟覆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知縣涂公名鍾
俊

縣牌

無錫縣正堂加一級涂 為陞科抵補祠基糧額事案查東林書
院祠宇基地坐落在城東北六等畝逐字號共基地一十二畝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經免糧至康熙四十一年間奉憲清查開墾荒田前任將祠院基地一弁開報徵糧在案今據紳士楊慶徵高芷生秦源寬等呈祠開列從前優免緣由前來據此合將現陞糧地頂補祠基糧額為此仰五十二年總書李元培遵照本縣陞科田地逐號註明細數科糧額總分發該書驗派入甲除去東林書院祠基原數毋得舛錯仍具遵依覆縣附查施行

計開陞科細數

早青下十二二劉貞鹹字一千六百六十四號平田四分二厘
北下五六二金時敏兄字五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楊上廿五十一袁弘登大字三百八十二號平田三分五毫
付上十五五朱金字字一千二百八十二號平田二分八厘
天下五三四顧允元傳字一千二百八十五號平田三分七

厘五毫

早天上三七高寧甫 字一千四十二號平田二分

元上廿二六鄒忠遐字一千一百五十號平田二畝

青下八五鄧文煥劍字四百廿二號平田九厘

元下廿二八璆道生一字一千二百五十二號平田一分三

厘一毫

元上廿三六王祥瑞在字四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六毫

化下廿四八浦高商草字一百三十七號平田二分六厘一

毫

景上五九二顧子侯顛字四百三十三號平田二分

萬上十一三許永寧介字九百五十五廿八號平田一分共四分

新下三十二王以徵悲字六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三厘

天下五三三周仲超受字二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

元下廿一一吳仲常章字一千四百五十四號平田三分九厘

青上九一鄭崑宇號字二千一百十八號平田二分七厘五毫

四十五楊下西南一杜華華字一號平田一分二厘

天下五二二陸惟新唱字九百八十二號平田一分八厘九毫

景上五九二周孟侯顛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顛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四分
付上十五五沈公遠王杞福壽字字六百七十八號平田一分五厘

共八分

景上五九二李培生周瑞侯顛字二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一分七厘八毫

懷下四四二黃餘三令字二千九百八號平田四分
懷下四七一劉仲如職字三千二百五號平田一分

楊上廿六十一毛翼貞字二百十四號平田五分二厘

四十六化上廿九一許爾常靡字四百五十四號平田二分
六年化下廿八一鄒世安能字七百八十二號平田二畝

付上十六四虞智培裳字二百七十三號平田四分
天下一七廉殷生洪字一千三百七十九號平田四厘

懷下五五九席城瑞兒字八百八十一號平田一分一厘
已上三十一號共平田十二畝一厘二毫

計開祠院基糧

逐字六號平田一分五厘五毫

八號平田四畝八分七厘二毫

十四號平田一畝六分一厘二毫

十五號平田六分三厘

十六號平田一畝五分一厘四毫

十七號平田九分三厘四毫

十八號平田一畝七厘二毫

二十號平田三分五厘

二十二號平田八分六厘一毫

已上九號共平田一十二畝現在楊上廿六八一甲高

忠憲公戶內完糧

附請蠲玉泉瑩稅呈

無錫縣景雲區東北五畝民喻儒喻文喻臯喻璋喻坤成等呈為
 天憐先代名臣恩免一坏瑩稅事始祖玉泉公諱樛係前宋紹興
 間工部尚書員外郎抗節當朝著名青史濟時難宰執稱子才之
 功按敕書帝語嘉握蘭之選崇正久瞻俎豆道南聿列几筵昔日
 邵文莊題碣墨汁猶新近者高學憲建碑道風丕振舊葬一丘坐
 落景雲區天授鄉一都三畝追溯曩徽載稽懿躅似當與秦龍圖
 共垂封樹于歷山李忠定同表豐隆于膠嶺乃者本支彫謝墓道
 榛荆野蔓荒烟淚灑夕陽翁仲長林茂草心悲日落狐狸魏相之
 穹碑仆矣羊公之峴首哀哉伏遇天臺人倫師表理學朝宗封墓
 旌賢修祠揚德枯骨為之再生往哲藉以不朽儒等係公十六世
 孫犬馬私哀敢干龍筆伏乞 天臺電覽前朝御寶軫念始祖遺

徽史傳不磨綸音可據所有玄字六百二十一號一畝七分四厘
 六毫墳糧餉論該房恩加蠲免求將新報增漲陞科田畝頂補庶
 君子之澤千秋不斬小人之慕百世啣休為此哀籲具呈須至呈
 者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呈 本縣正堂吳 批宋賢喻
 公文章事業刊載史書最為明著衣冠之藏幸其儼在道德之緒
 賴以長存與其履畝而褻前賢曷若封墓以彰 國典所有墳糧
 應予蠲免准查新報陞科抵完前課可也等因于康熙九年四月
 二十七日行仰該區書照數蠲免訖

計開

將懷上四十六都四畝告陞優字一千二百六十八等號折

平田一畝七分四厘六毫頂補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

文翰一記

道德之著厥有英華性命之流斯為章采鴻裁與義作者自
 有大觀而東林源流興替所關裙據弗可闕也文以載道亦
 以載心誦其文可以得其心矣志文翰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十九
 年時丁元二眡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洒掃
 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
 皆鄉人也相與誼經訂禮為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
 師則與隣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之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
 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

地是卽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土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寔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爲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寔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繹而江西顓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壽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尙論人臣具

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寔齋二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至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寔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

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卽玉泉遂初小山寔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謹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垂光大荒落卜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逝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計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柰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燾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卽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曰望魯可以祭泰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按學者宗祀楊龜山而以喻尤李蔣四先生爲定肇於此錄此冠東林文翰彼此互証源流瞭如矣

復五賢祠記

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薇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寔齋先生蔣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爲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遷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耳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蓋亟瞻亟興嘆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

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
 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整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
 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
 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
 節謂某寔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
 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
 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
 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
 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
 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于是乎在書曰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
 矣今之君子爲其難也而以名寔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按五先生祠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于尊經閣後仍奉楊龜
 山王居中奠位而只以四先生配毋泛毋雜厥旨嚴哉嚴哉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曷爲而建也爲祀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
公南劍人也常曷爲祀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
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吳之間
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弘
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
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剏而其圯也久矣國朝成
化初嘗起廢焉而不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
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寔乃卜吉而別建之中
祠公二周旣仍侑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
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
道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

重有固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與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曷徵聖道絕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啟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面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冶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師友之分主賓之儀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尙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秘書推演師說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王正論爲時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辨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典龜山旣列諸廟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黷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擬之釋菜郡守王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奚

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爲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并爲將來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尙書詔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按前此郡邑已爲祠祀楊龜山先生而道南之義則始闢發於此祠後東林建祠因亦取義道南云嚴志

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卽明其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

重修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鳳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鄒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創也而地以人重至今巋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有者而獨私以爲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宋儒也余不佞鮮所窺測亦不願勦襲說鈴高談象罔以逃之乎窳縻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故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卽其平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主於人心而釀爲世道治亂否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自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遂寂寂無嗣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綫之脉

若存若亡蓋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卽幾微纖悉亦一切稟於繩尺凜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顧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太祖高皇帝寔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上以此教下以此學賢智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餘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陂滯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須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邇年以來率好爲忘筌蹄無轍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儒不禩不方不圓之地語及主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顯徵於國是民生遠不逮嚮時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胼胝愧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圯其逢適

使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二三縉紳先生共起而修復之工旣成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寔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機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胼胝者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費一千二百緡有奇皆諸縉紳之所捐貲諸臺使監司暨郡邑在列

者各分俸錢及贖鍰佐之薦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
高行人攀龍安封部希范劉職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陳湖
州幼學葉尚寶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
並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涇陽仲兄光祿自成也萬曆甲辰孟冬
郢中歐陽東鳳撰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
二程于伊洛歸載道而南至梁溪之濱邑子除舍設臯比于是先
生止錫十八年爲闡人欲非性之旨立儒釋之防而錫始知有程
氏學先生歿書院廢爲僧區四百年而邵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
復廢今選部涇陽顧公偕諸同志請當道復焉而侍御驥宇顧公
寔捐厥址左爲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丙舍集四方士問業
其中爲規爲約亡懈亡傲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
披雲霧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太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
佞宰記先生祠謂宰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宰惟吳地
自讓王篳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
朝五季剝蝕于談麈榛蕪于戎馬悠悠聖脈奄忽長夜非先生正

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
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
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于二鎮不可棄和議不可
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情形諳事
變深于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寔者埒
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
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于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
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奈之何阨于權奸
不究其用以劾此諸君子所爲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與
宰于諸君子無能爲役第常讀東林會約諄諄以孟子性善之旨
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券至諸君子
立朝大節煥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獲展厥抱他日表旂常而勒

鐘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弱宋以老也學者由諸君子之言以
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爲羹墻先生矣是役也後
先臺使監司守相若督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靈壽馬
公起莘督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脩兵觀察使餘姚鄒公龍望同
安蔡公虛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錢以佐春鍾費金三
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宰更足以金矢及毀淫之直共四百
金營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其學者餼經始于萬曆甲辰初夏成
于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橐構焉諸君子者顧選部公涇
陽儀部公涇凡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孺張
孝廉公茲所史太常公玉池及葉尙璽公國適陳比部公筠塘錢
侍御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
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寔始具呈以請法得書萬曆丙午孟

春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宣間來毘陵訪鄒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卽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圯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輩諸君子興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興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脉乎自周元公以至靜立極程子受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衆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于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赴杜門靜養淳澗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邃一傳而

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每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稱爲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歷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爲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孰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閔中而肆外孰導之而濬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翕聚孔子之聖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脉端在於此引一綫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旣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於理也靜而至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主於理將入空虛無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脉當辨似是之非於

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動而不知有靜耽空守寂者又荒于靜而暗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學毋徒羨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脉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日皖桐後學方學漸

依庸堂記 并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高存之諸君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構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爲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凋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珠和璧終朝腹枵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艷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蔽體也千竒萬狀洞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日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卽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卽庸也性也聖

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衆人者則迷此性而牯亡之者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牯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烏足概之曰庸斯智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爲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爲九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烏足本之身徵之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邃學醇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無疑之域尙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據愚衷爲記并係之銘以諗來學

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旣遠隱怪是奸旣反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孰當大觀繫我顧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罔或不慤顏曰依庸如水不樂庸之一字義包玄邈精金在鑛良玉在璞洒滯應對卽聖卽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慥慥皜皜厥惟聖人聖祖神伏澆樸散淳寥寥千古誰識其真憶我夫子發憤真修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出肱忘憂浮雲富貴性外何求心通萬古教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篔簹陋巷其樂無涯所立卓爾如果初茲欲從朱由撒手懸崖匪言可億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鮮

安排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豐蔀盡撤旭日融融遞相傳授忠恕爲功忠恕匪他吾性本庸彼耽竒者絕根務華瞻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觀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誰其直領以障狂邪標茲正宗與衆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煦沫棲鳥噪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誑君無我疑勿謂無竒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寄匪鏃且礪胡成偉器從茲豎立慎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群昧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平真儒嘉穀精光爍爍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歛之一掬敢告同儕自求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詰無蹇億萬交勗萬曆丙午吉水鄒元標撰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順治乙未

黃家舒

高學憲彙旃旣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

先師又闢再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會公前令林公其中屬家舒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講院肇建佐費醵鵠工庀材殫厥經畫歐陽公林公實尸之旣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啟丙寅逆閹盜柄群小構扇矢集東林矯旨拆毀符檄旁午伐屋撒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卵懼禍者至欲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緹騎匿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

虛日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卽通租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歐陽公治行第一僅擢穎上備兵竟以罔寺閒曹老林公應內召不預臺省選曾公清執聞海內偃蹇藩臬尋中蜚語賴天子燭其明珠薏苡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爲游光揚聲彈冠啟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丘道廣青蠅貝錦固有詆執贊爲呈身日摳衣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遺民俯仰於萬泰天崇間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文忠憲爲熙寧之司馬

慶元之考亭卽亟思三公爲桑枝麥穗之漁陽釜魚饒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輿誦下質衢謠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清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瞽宗之祭相得益章廢墜復舉俎豆常新春秋盼嚮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寔人或意爲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挽地隔於閩楚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間言明裡者無媿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卽濂雒關閩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寔式憑之學憲此舉爲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

人曾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再得葺廬記

嚴 毅

吾邑城東隅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曆甲辰邑先輩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葺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

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當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樂其事固屬于藏修者之所爲而其所祭告之地不在軒墀黃庭之間而在淵邃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瞻不敢上擬於學宮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爾迨天啟之末訾爲異學矯旨拆毀當是之時忠憲以喬木舊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剗削蕩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時吳素衣先生捐貲首建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

東林書院記 卷之三
憲公之猶子學憲彙旃構而新之而又卽其地之東偏復構數楹
曰再得草廬蓋咏文靖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予惟廢而後
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乘乎不再得之日黽勉於茲廬之內則
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時哉昔劉公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
如何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遣乎夫今
天下之處而不願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
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遣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予觀學憲自歸
田來朝夕子舍甚歡比爾載丁內艱甚哀而事其太公聲野先生
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續忠憲之志偕其從兄季
遠與羣子弟雍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遣者耶其終日
乾乾進德修業者耶抑予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
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群小謠
詠卒胎顯禍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磊落相
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臯無當
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墜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
學者推廢興之繇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重修道南祠記

嚴 毅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子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宋四子肇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爲入閩之門戶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博碩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是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還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還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勾吳之間而鄒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土講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劔直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喻工部玉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遞相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爲羅豫章先生再傳爲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爲朱子蓋宋祚旣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誕啟文明之統者其功實首被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入明爲邵文莊公二泉先生爰繼喻尤李蔣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闔之外迨萬曆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直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爲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徧特祠以奉先生實榜之曰道南云蓋先生當日不遽歸南劍而久樂育於茲土者自宋政和間始也其在郡邑繼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淳祐間始也其追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廟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弘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八年之功德而不比諸他郡邑之通祠者則自萬曆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齋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動海內不意

天啟中書院尋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載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彙旃公主之旣而先生之裔孫善嘉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典司宗祏弗懈益虔迄今歲已酉茲祠漸爲風雨所啣蝕學憲與善嘉君迺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匝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觀熙寧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毒流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說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說故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淳熙慶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維時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不顯於南者其誰之力也由是而觀二程之學非先生孰爲之後朱子之學非先生孰爲之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爲守先待後之一人也與吾聞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當年闢禍之作書院毀而祠乃巋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彙旃公今已請於憲而爲官祭且與善嘉君修葺罔懈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賢善嘉志親親吾觀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爲至善而無弊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詩曰

揚州之域泰伯之墟文治精華於此噏噓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產北來宗濂禰雒程門領袖載道儼臨主鄒及李設絳東林人欲匪性片言木鐸教匪一傳斯文有託五峰天柱睇望言旋自吳訖越道化彌遠羅李承流考亭得派芒芒南服無遠弗屆周轍旣東孔集大成宋祚雖南閩學益貞天降大任公開其始鬱葱城隅過化所起嗣有魁艾文莊主盟顧高接席金春玉鳴興廢靡常公傳不替親賢之澤延及百世爾修爾葺祠宇煌煌此日不再令謨孔彰勗哉吾儕前修是力萬俎億豆分陰所積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記

胡時忠

有宋楊龜山先生學於程門載道而南留止毘陵及吾邑東林者
十有八年後歸閩中吾邑人親傳其道者寔惟玉泉喻先生子才
云再傳爲尤遂初氏三傳爲李小山氏蔣實齋氏謂之喻尤李蔣
後人祠龜山奉四子配享稱五賢祠蓋開錫人東林之學者龜山
也以錫人開東林之學者玉泉也玉泉墓在錫東郭廻溪里明宣
德中巡撫周文襄公立水次東倉地當墓右乃命屈曲其基以全
墓道正嘉間邑先生邵文莊公謁墓下賦詩曰二十年來弔古心
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正隴猶如舊地近倉廩幸不侵百世簪纓
遺牒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束生芻有嗣音玩
其語意若悲墓之失碣而深致望於後人者此地去東林書院僅
里許然自嘉靖丁亥文莊卒歷七十八年爲萬曆甲辰而東林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闢又歷二十三年爲天啟丙寅而東林被毀居三年爲崇禎戊辰而東林奉詔復存諸先輩建復書院興起講席者前後有人不聞過是墓而弔之也飲水忘源良亦闕事吾友張子秋紹讀文莊詩而心慨之順治庚子秋言於麗澤堂講坐中謂墓宜表碣宜補講畢遂具辦香要諸同人出郭訪其處至則一望荆榛亂碑卧地不可辨識不能成拜問土人無答者逡巡而返張子曰幸諸君訪其後人徐爲之圖不然萬一誤拜徒貽姍笑耳久之爲康熙癸卯二月杲有喻氏裔孫七八人攜宋勅家譜自各鄉來張子喜甚以其事告吾友高學憲彙旃學憲慨然任貲相與募工礮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文莊詩於碑陰擇下澣之吉自蓉湖載碑至墓集學者數十人共立之時墓道已除春草未長諸喻指大冢言曰此吾家玉泉公見者莫不肅敬將立碑工人舉鋤

用陰陽家言請暫避衆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報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衆急往觀則橫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爲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若香案然於是諸喻行祭禮學者行拜禮飲福而別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碣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攷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語得是碣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爲心孰發其機緘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子澄潛葬崑崙馬鞍山迨萬曆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潭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冢在此尙未審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續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千載同堂墓碣有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韻者荆溪黃珍百同邑呂誠

之嚴佩之錢礎日嚴祺先輩得七人學憲已採入東林續志中詩
皆先日成未及獲碣事余向識張子於講壇引爲畏友於是役有
所卜故復爲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康熙丁卯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顧涇陽高景逸
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
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
內正人特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
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間而已猶賴彙旃高先
生繼起搆持勤修釋菜增築講廬若干年卽景逸先生從子也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特允言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爲
士子觀摩地於是彙旃公子莒生芷生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
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朞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
時誦習不異曩時莒生芷生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事
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

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夸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粵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載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會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口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已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

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康熙甲戌

宋 犖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湏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爲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闖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犖奉

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冢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永言經始於癸酉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木石堅緻丹堊有耀崇堂修欄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犖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愚不肖之人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俾稗販之學而馳鶩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旣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庠營汲之脂韋汨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

娛其賢者亦流連觴咏翫心曇聘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子六經者乎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斲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耻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蘄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鈞黨之獄興闔閭燎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剝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爲瓦礫惟恐摧折拉羅之不盡也詎今六七十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

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如日月之晦蝕
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學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
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雍正辛亥

陳 梨

從來風土之美惡視乎人才人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
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司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
往非苟焉而已也梨自童卯入鄉校負劍先生長者旁卽聞錫山
東林書院爲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僻未獲游焉歲屆庚戌之冬忝
以學博承乏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芹藻續紛竊嘆人文化
成之莫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仲丁東林之子姓以舍菜請一時薦
紳耆宿多與其禮主爵則大尹江公穀核有楚拜跪以儀梨亦幸
廁升降之班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
且大焉顧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墻屋漸壞雖從前
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急矣旣逾月庀材鳩工棟
宇之歛者植之垣墉之缺者完之黜堊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

之俾來游者頓以魏煥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問誰之功則前日之大尹舍菜而主爵者也夫吏治蒸蒸類能強勉於官守至國家興賢育才之地頒之制詔布之令甲每每視爲緩圖應之亦不過文書之苟具况格令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哉維錫邑之學宮蓋葺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宰金匱時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與而不徒飾輪轅以鶩榮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爲重者能之乎夫鼓舞飭勵育人才以佐

天子學官責也黎方惴惴懼無以報稱故樂公之掖我於不逮抑且垂之於後而其功爲君子之所可繼也於是乎書公名曰容字涵萬寧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埭陳黎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

文翰二序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臯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驤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美買田供盍簪之餼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特從遊者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寔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輒寒冱冰堅屢日存之曰此良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矣逾十日逢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拋磚然未幾而群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咏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露于篋叟檐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蓋以坎離爲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離上坎下男抑女下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尙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猶然篋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寔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遂爲富有濟矣免于窮矣夫子終身于易之旨殆子輿氏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願與諸友共求之時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踵相接今毘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爲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頽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稿于桐川闕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述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槃張公弦所顧公白餘諸君子寔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幽討劇譚務尋

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偕至毘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遲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警效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萬曆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翔起於前涇陽顧先生繼起於後胡不介以孚若是有善脈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脈從來遠矣自羲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善卽脈也無善無脈也有宋諸儒遙衍茲脈而探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卽性卽心是爲善脈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趣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岐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况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簸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為山陰為盱江甚而為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為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為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為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為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羲畫厥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為世詬也正為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為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為托宿矣人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哉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人對首以存理遏欲為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偽學之網極於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白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蓋前賢寧為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剪荆榛深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脉常存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為弁首以自鞭策矢母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撰

東林原志序

萬曆甲寅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錮於紹聖間朱氏之學錮於慶元間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卽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

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
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
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諭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
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
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
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做可葺也器
做可新也圖書做可更也人做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做也曰
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
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
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做人做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
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脉之滅而不續者斯脉也卽以一念續矣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爲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宋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磨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爲拘囚日窮理爲學究惡言工夫托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爲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宮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耑事寔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決志耑任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奧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

親正焉彥文藏之笥笈不敢輕以視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志彥文以爲是錄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脈絡道之源委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爲序天啟甲子歲季冬望日丹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心鑑齋中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吳中子弟讀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根之乎念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之不講爲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僅申其咕嗶如小生之終歲伊唔了不會心卽映孫臆之雪聚車囊之螢祇口讀非心讀也然則講之爲義其非口耳蓋可思矣雲陽周季純游於吾邑景逸高先生之門所聞先生緒論輒筆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舉字內細之精析毫毛同志捧而觀之如侍依庸而聆先生之金聲玉振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性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領之無言之天者寄之有言默識真故詮述亦真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徒劄記而已也若區區劄記而已此夫讀于口不念于心去孔子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
錫山友弟鄒期楨書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
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
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生只提一學字卽說聖
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卽極微妙之宗旨廼以爲淺
近孟子平生只提一性字卽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
一字卽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爲高美此宗旨云何卽所謂繩墨也
穀率也繩墨穀率云何卽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到至極者是也
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
是特不許人輕覷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期相適季純周子
錄先生商語謀付梓期相更躍曰季純其以是編爲繩墨穀率乎
抑以繩墨穀率公之學者乎期相不敏竊嘗讀先生之語先生之

講義廣大精微羽翼前聖啟發後來况有不語之語不講之講薰
人以和風凍日風世以立懦廉頑則斯編也其遂罄先生之繩墨
穀率乎哉斯編而足以窺先生之繩墨穀率也則賴有傳習之季
純在

真儒一脈叙

吳桂森

斯文一脈所以炳耀乾坤流行今古者惟一二真儒任其統而儒
宗之品騰所以繼往開來則惟於廟廷從祀定其議國朝二百六
十餘年得與茲典者四公而已然議時惟薛文清胡敬公無間言
陳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於相半蓋良知之說
與紫陽氏原自立一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導
流揚波至有心學理學之名而脈若分爲二矣悟門既闢一切窮
理居敬之學視爲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東林君子
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於用言悟則必證之於修程朱之說復
揭中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爲之剖其異指其同而脈之
分者復合所謂繼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茲乎故謹以從
祀四先生與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爲一編按而讀

之淵源一一分明後有具隻眼與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真脈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不容湮沒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道脈合者則有關中馮恭定少墟先生云天啟丙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楨

自古權衡人物者不越言行兩端其為聖賢之徒乎未有言而叛經常行而干名教者其為盜跖之徒乎未有言而合經常行而依名教者辟之鳩舌其音而人以為不祥者必鴝鵒也噉噉噉噉而和鳴於朝陽之梧桐者必鳳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冥山者必鶴鶴也被九苞之文而高翔千仞者必鳳也蓋言行各從人之本色而呈曾見有鴝鵒其質而能鳳其儀者乎吾邑舊有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自弘治中邵文莊二泉先生修復後至萬曆甲辰涇陽先生偕同志景逸先生輩尋其遺緒而再振之二十餘年風聲丕變士之游其中者即面揖龜山不啻矣乃異議者嫉之而諸君子遂為海內所共射之的喙如矢集幾不能容其弦歌誦讀之身其一時所吐為言所見為行幾于鳳也而鴝鵒之矣顧按其本末而



論東林何以崛起于萬曆之季也則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兢兢焉持一身以為之砥也顧不幸權奸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權奸之焰益煽而不可制迨聖天子破邪謀除逆黨於是乎東林名節忠孝之正議道德仁義之高標乃復伸于天下是其一興一廢實為我朝二百六十年來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今諸君子往矣所遭有顯有晦有修有短有常有變轍跡不同乃其言行具在君子乎小人乎翼風化者乎傷風化者乎所不可一日無於堯舜之世者乎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乎虛心以觀當不待有目者而自辨也余不揣輯而存諸笥共得十人

生 敬新錢先生 景逸高先生 玄臺薛先生 涇凡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筠堂陳先生 我素安先生 本孺劉先生 燕超華

曰東林諸賢言行錄皆一時同堂親炙于樞趨之下所得最真者若夫聲應氣求凡宇內名卿碩士持正論行正事者不一

其人彼黨共題之曰東林然臭味則孚而時地則睽不敢僭為攀附即三吳近地稔游於斯者恐見聞未真亦姑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知不免僭踰遺漏之罪幸尚論者有以教我崇禎元年戊辰冬錫東後學鄒期楨書於文行社之一簞軒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我梁谿一帶濼如錫山屹如輶軒所至未嘗不嘖嘖甲宇內曰是固乾坤之所鍾毓而名賢之所窟宅也及攷方輿徵人物明興二百餘年名流不乏而其粹然于道德之林者邵文莊公以後指不多屈焉抑又何也吾鄉鄉語每以螽斯之膏爲文莊惜予獨謂其不然春秋尸祝于龜山先生之祠實唯七賢予曾持真子說以諭同志同志以爲確評螽斯鬱起肇造諸賢濟濟一堂一日千古予亦曾草東林志自龜山先生以下諸賢彙爲一書以質景逸高先生會先生詔起東山此一重公案至今未了適公寧仲兄編東林諸賢言行錄期相乃作而嘆曰有是哉茲編之不可無也有天地則必有日月有日月則必有聖賢有聖賢則必有聖賢之徒諸賢實聖賢之徒也跡其言行是不一轍或得其全段或領其一體要

以廷獻則正紀扶綱家修則闢滌詎諛蒞官則澤覃萬姓居鄉則德庇一方處常則瑞鳳祥麟履變則孤松列雪一時則教思足以淑人後世則流風足以垂憲鬼神之精川岳之靈合而萃于諸君子之一身誦其言佩其行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陳王四先生嫡脉而遠紹道南一派真傳者也若諸賢可鱗則是三光亦可晦蝕兩儀亦可易位矣開闢來有是理乎哉或曰子之表東林偉矣乃見不越毘陵抑又何也曰從吾耳目之所逮也其異地之弦于斯歌于斯堪與諸君子俎豆于斯者予生晚耳聞之未及目睹之也行俟夫後之尚論者而已矣若夫精核而約收之以脩異日廟廷從祀之議則又有吳叔美真儒一脉在後學鄒期相敬書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乾

不肖乾游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與錫邑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曷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脉卽濂洛之脉也濂洛之脉卽洙泗之脉也此一脉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啟新錢先生獨憂心悄悄虞見愠于群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著蔡逮天啟丙寅忽見書院之毀矣爲黍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旨煌煌允復書院此教思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嘆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托重者乎曩昔高先生應起

廢之詔而北上也慮東林之擔荷無人特造而祝曰屈指東林定屬君于是重之以四拜君亦黽勉承當歲不輟講不忍天理之一日晦雖狐烏妖孽剝辨剝膚而君已爲碩果矣茲逢七日來復之期正當剛反量力而經營之不必驟覩舊跡之盛雖一門一堂亦復也且成其始當必有成其終者毋曰書院餼羊也夫聖人有杏壇而後三千之徒有所集倘堂構落成則四方之士向道而來者朝斯夕斯雍容講習於斯將斯文之興起殆未可量君不見龜山演脉後有考亭乎此一役也爲千聖繼絕學者此也爲萬世開太平者此也爲聖主宣教化者此也爲斯民立生命者此也厥係誠重矣特其任非一人之任宜人人各自以爲任而并力一心者第寒素如不肖如華認菴無裳帛之可裂奚以助君但有此心但能助君以言耳朱子有云以其至切至急卽今便當着力竊以爲書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睿知固蚤見及此也卽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量工命日捐貲任勞敬之敬之母隳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覲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興後學儲乾快覩東林之復而來也謬辱覲華先生與認菴先生之命謹序

萬曆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為之序時方屬藁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興廢大都也余小子穀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詒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為讐訂原藁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實始居勾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為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闕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

東林原志序

嚴穀

萬曆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為之序時方屬藁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興廢大都也余小子穀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詒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為讐訂原藁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實始居勾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為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闕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迓續
乎文王孔子而太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
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
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
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
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末學不敢以此苟諛其鄉先生而要之數
有適叶罔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曆中蚬
塘沸羹以東林爲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鈎黨之禍遂至熹廟之季
而極會毅廟奮起籓服手拔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卽不肖
者未嘗不蘖芽其間而以王鈇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无
亦皇極建而濬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福王既
立更有一二遺孽忘國辱而理私怨迺復執東林二字掘泥而揚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于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
終始諸君子爲天下首功能不爲天下首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
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爲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
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爲喻玉泉再傳爲尤
遂初三傳爲李小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
三傳爲朱考亭宋雖南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
若從王氏則章惇蔡卞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狄死矣是則
程學之效燁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
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爲宗而或者疑其流
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
以致良知爲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
辨故端文曰小心忠憲曰真知實踐皆凜凜劫愆於儒釋朱陸幾

微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監忠竊政幾於戚莽移
劉女壘纂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尙存者又有汲黯制
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備物之計遲而代邸渭橋之興速此固九廟
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患齊楚孟氏
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爲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秦必知謀之
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爲天命之正
者乎至于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
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萬
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
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
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
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爲諸君子贅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清流之類蓋其地爲吳太伯
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
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啾啾之舌聞此可擣而邦之
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勾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初之我明萬曆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屬劉光祿伯先先生爲之志因未壽諸梓弗傳今其鄉後學嚴子佩之慨然爲詮次本末詳列興廢事蹟并諸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朽諸文辭粲然成大觀焉剗剗旣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稔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縫後起之士翱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勗甚厚旣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敦莫逆逮後端文忠憲兩先生易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真死生不貳之交老成典刑次第彫謝沿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憶疇昔家庭間一二舊聞蓋嘗曰

顧高諸公原本龜山以恢堂與非徒言古人之言皆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遇是非邪正之際持之獨嚴不畏當路不憚權璫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楹樑柱礎皆千常之松柏爲之後人不知駭且以萊蔬溷蘭臭以醢雞攸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用心處尤不可及熹廟辛壬之間遼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帑南還首鼠觀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輦轂之下 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諮叩酒三行忠介振音譌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侑之恭定又颺言於衆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莫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念爲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設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邊

庭安危大勢豈無賴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有反謂數十年門戶之害肇自東林硤硤致缺禍貽宗社如厨顧俊及之足以危漢清流白馬之竟以亡唐余每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皆馮鄒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植綱常之人乃所謂鬚眉特異衣冠甚偉者也謠詠竄逐皆不得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妄自稱羽翼東林而究至以權賄殺其身以患得患失賣國家者原未嘗厠足於講堂一與於鱣魚鸛雀之數而可以病東林哉抑何不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華吏部大節炳然輝桑梓而壯山河者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茅後勁精神在天卓哉東林斯亦剗灰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亟當懸諸日星以昭一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真人品之在東林誠不媿關閩濂洛嚴子之功直在世道豈惟其鄉余不敏願執鞭以從事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羲畫微於危微
 衍於洪範至宣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
 簡昭灼于是乎道學之統萬古中天矣四子既遙大義日舛漢儒
 訓詁唐儒詞章譬諸土木被文繡全無血脉洙泗之緒斬焉無遺
 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揭以
 教人也則融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為居敬窮理四言今
 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
 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即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
 則是宣聖堯舜之嫡子也程朱洙泗之大宗也學者而苟志于聖
 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猶之農服其先疇匠
 遵其規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器即可謂之才也明也善繼述者

也自後世私智者出或口誦而衷離或儒名而墨行高擬生安恥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于無別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兢兢辨之也明之末季以道學爲諱遂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何罪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同游若胡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尤遂初蔣實齋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儒邵二泉顧涇陽錢啟新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徽不泯其澤卽其地創爲書院以祀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爲砥礪其學閑邪存誠其行反躬實踐靜則有體認動則有準繩而不敢崇虛悟驚新奇以從事于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櫻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天地之正理則其平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旣效矣區區禍福固君子所不道也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理學以考亭氏爲正傳舉業家有不遵註者咸黜勿進向使東林諸君子生當此時豈不皆我國家周召畢散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考亭之學得于李延平延平之學得於羅豫章豫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血脉潛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考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爰及乎二程卽以是印心于洙泗就範于唐虞躔次相及若經緯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象山姚江之統與爲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閏也耶由是觀之則梁溪之在九州地止彈丸黑子無足輕重至于道學一脉嫡系繩傳文獻似續直可與濂洛關閩配五嶽而並峙于天地之間祚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雖庭階蕪

圮講誦寂寥猶令人向往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今高彙旃先生忠
憲之猶子也示余東林志所載會約及祠堂禮器班班可考苟循
其舊而興起之不猶勝于岐陽之鼓石跡僅存曲阜之履絢繒俱
化者乎予於序述之餘竊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己酉仲冬穀
旦三韓後學吳興祚謹序

道南列傳敘

順治辛亥四月

高世泰

張子秋紹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旣衰而宗傳莫一也夫楊羅李
朱之爲大宗炳于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尤李蔣皆宋儒也考
亭之後爲蔡西山爲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爲何王金許皆產於金
華爲元儒入明薛胡兩先生之後惟東林居敬窮理之學守程朱
而不變斯爲真且正故從祀之議羣推泰和之羅梁溪之高近自
浙善遠至祁陽燕山北平之間久有正論而未定學者徒飲掘地
之泉不識廬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靖門庭步趨如一者得
十六人爲道南列傳又甄其疵癥在胸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
甚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顯有晦一堂之學有是
有非顯晦者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所能及故世治固顯世亂亦
顯惟莫或顯之而至于晦雖晦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晦

固無損于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天固畀之以清明純固之氣失學則散而爲昏污雜亂心志貿貿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脉爲一綫之微不可差也聞之文莊正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燦然復明于斯世此爲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似衍于歸南歸北而非有道所樂聞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挾勢燄以脅驅勢燄衰歇其毒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汗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子有定評矣蚤竊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兩言也所以爲蘇氏譏尤譏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爲蘇之俗學也彼夫挾策干時或詭譎其詞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跌宕爲英豪樸

魯爲蠢劣寡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畔爲知權其小售而趾高小不售而喪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有能跳越于朱子兩言之外者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士之所欣無如迷謬于趨舍權術之異顛沛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滄海遇風濤而失楫欲矯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溺于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恥也且夫世味移人酸鹽甘苦誰不宛轉歷嘗但以漫易之心入之多見其浸淫以謹嚴之意持之則反中藏約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蓋德成性安無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靖立雪程門所得應不踰此而何以程學來南之日蔡京則禁挾元祐書秦檜則斥之爲僞學當其禁之斥之而學較明者道之顯也至于莫或禁之莫或斥之而文靖久缺于廟庭之祀直至弘治年間正文莊特疏補入惟吾郡邑

各有尚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失遡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異同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知岐路之羊不亡于路而亡于燭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母有慕蘇張而不能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誦習程朱而踐履不符克治不力驚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甚故當揭之寔則大道通行無分于南北聖學宗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志後序

尹珩

珩幼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胡觀察公遊江夏年家郭文毅門卽竊聞東林語迄窮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東林有人歲庚辰珩已困頓老衿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亟稱楚中學使得一正人爲高忠憲公謝玄也袁故豫章鄒忠介同鄉人生平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磔柴市者吾楚舊有濂溪書院武林葛水鑑師草創丹雘亦復廢于乙丙年間及吾師秉憲蒞楚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珩以是科方補更鳴事舉竒特頌說寰中癸未春房座當湖倪師以門下門生儀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譜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獨舉手珩云此龐眉皓髮者生耶楚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舉場獨得子因與珩及君闇龔伯與兩先生商論拙選明文元問

及選中所紀學術事功當湖亦有矜色顧珩自疚形穢何敢廁足東林然翳桑十三年冰淵艱難苦恨誠懼以隕越先大父者重謬辱于師門也頃自吾師從滄桑陵谷後剪除荆棘恢廓道南與同人修明遺乘命之曰爾珩奉先教有年矣豈有一言乎珩拜稽首珩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革除衆貞創其始寔東林諸君子震其後芬香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譏訶于數十年門戶比之漢唐宋朋黨誤國嗚呼蜚螭轉糞于日月何傷夫朋黨惟牛李德裕雖才皓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范東林况孟博云善善惡惡爲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布衣抗憤危言詭激致使公卿側足履履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肘掣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比也且當

時皆以主闇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毅廟在御宵旰宸睿非如桓靈之庸懦僖昭之聾聵徽欽之昏淫屬天降割殲我國家乃以堯舜之主蹈恨哀平千秋萬世讀史者定當掩弓涕零而可以危亡潰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墨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逆閹煽禍紛紛建立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奮百折不回之身爭一綫不絕之鼎血肉狼籍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顧畏兆祚真人逮夫燕京遘難大行身殉社稷惜此時老成凋謝朝宁如晨星落落而碧馨濺地依然仗此一二老爲日月爭光比于秦淮枯咽易水金臺文謝寥寥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于東林而誰屬哉况忠憲溯流止水如鑿醴泉馬文忠華吏部淵源步武皆揭揭于耳目或者以墻仞旣廣指此中一二蒙面渙恣頑鈍之尤者以爲

詬罵則同一聖人之裔也何以孔光附莽孔融見殺于瞞趙汝愚見逐于侂冑師宰偏為犬嘍是知賢則為北地王不肖則為安樂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憾于當時設科之心以為來者不拒耶昔韓侂冑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宋寧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匭封事偉煌金石使當時不為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為永王璘所迫遂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其嘲魯儒一詩幾與王喜同病是可為譏道學者刀圭且夫東林合天下為席非一鄉一邑而梁溪實為漆沮發源之所肇基于楊文靖左右于邵文莊而創復大成於端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于吾師之手是可見芝本甘泉燈傳薪火青瑣如故徽音不容隕響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憲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及見聞者為阿所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跋扈將軍而強鎮欽容戒軍吏無犯忤軍容兩監以去就諍震怒至尊一撤回一正法傲骨凌霜儼是當年衆正毅冒克鋒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行其請功在三楚矣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于忠憲有非人之所能為者矣然珩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為吾道不孤之一助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闡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為珩言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爐夙興夜寐卽一焚香上告冀感動后帝賚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栩栩起得一卷暗中摸索此必貞人是年元亦出文忠門為吾鄉竟陵劉士徵兄珩舉相慶恐卽指劉文忠謂珩士徵良不愧衙門前輩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國家必當倚賴子識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曰子自有同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超華公也嗟乎文忠癸未成仁于楚又五年
丁亥鳳超盡義于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主此道良不孤也
今濂院南祠光聯吳楚星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者倘亦有南歸
其人卽不必爲文靖或不忝爲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
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旣資爲口實以
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
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
物嗟乎此窺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
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
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
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
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
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
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
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

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闇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菴

顧憲成

余憲成私淑本菴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嚮風憲成宜循墻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携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覘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洒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粹益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盱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人且徃徃緣而爲市耳先生至予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徃報焉瀕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爲過從行汪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

之強也聞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
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
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
少倦也已而言別又作別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卽欲自棄
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
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于此一展玩焉便凜如先生之臨
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
一寓目焉便宛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
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于是酌卮酒爲先生壽送至毘陵
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曆辛亥九月顧憲成撰

跋點朱餘咏

葉茂才

毘陵錢先生受易于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著像象管見窮極闡
奧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講
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各克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竒逢也先生
始至適當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開拓心胸而後授以易學乃
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
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分
也分則多岐一則其貫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
圓立言易詖卑泥名相高涉玄虛陋孰甚焉旨哉張子之善言易
也而因易以通于詩學異而理同始異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
可知矣才病憤廢學詩與易一無所聞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斑

請先生裁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魯回也庶在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脉常近寔而見爲有庶之脉常崇虛而見爲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况二氏九流分道而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牖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立之至于易則以爲天地鬼神之奧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不厭而往日涇陽先生設教亦每先日用而後深微其于講易猶謙讓而未皇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挾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之會慶今日之逢竊願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不爲寔繼則自有而無不爲虛終則愈有愈無愈有而洗心于太極妙契于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于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性真高出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未發之旨卽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曆癸丑仲冬梁谿後學葉茂才參之甫謹跋

跋點朱餘咏

高攀龍

啟新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良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像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于世理深文奧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聞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賡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

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闔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直一畫縮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像象之扁鑰也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教下高攀龍敬跋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清淡無華丰範皆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客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譚學卽諄諄然余初會間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在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爲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敬識敬則敬卽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參求不通月夜全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動靜合一之旨師云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之詩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常不動日用間子臣弟友皆靜也動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蓋性乎抑鬱數時忽於先生至教纔有入門今甲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子春聞先生北上敬候行期就坐商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候
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過新安適覺我程
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
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謹跋德興門生徵于祝可久百拜書於來喜
閣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儒家之有語錄昉于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
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並重使後之學者得遡伊洛之源以接
洙泗之脉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
興故新錢先生涇陽顧先生真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脉于景逸高
先生斯編也則雲陽季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
遺書並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于復性而以
居敬爲立本以靜存爲入門夫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
實證夫惟以敬爲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詣此所謂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而爲性命真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庸言庸行之矩
而談契悟者未嘗不厭心洽志于微言片語間景逸先生宛然程
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脉以遡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日季純之錄其爲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跋東林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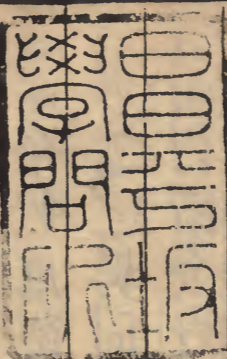
華允誼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惑異趨者多故
儒宗一脈孤行每有厄運宋僖昭之季徃徃已然若吾邑之有東
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淳公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旣歸恒寓梁溪紹明程氏之學於是有東林書院書
院左祠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
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術蓋多岐矣姚江掃除格致
單揭良知其說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脈幾處閤位於是顧端文
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闡釋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善
之學必繇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辯性學
心學幾微異同一一窺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兩言軌一學者使
不得逃於虛詭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于後學甚鉅然而側

日東林者自端文時已蘗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群不學之人詆誹學者乘奸闖竊國狂走趨附鈞黨羅織禍始烈當是時書院毀廟貌圯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爲飛塵鞠爲茂草同文之狂海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汜東林厄運至此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憝旋下明詔修復天下書院吳素衣先生首捐貲構麗澤堂三楹爲之兆申西禍移宗社萬湖載泣望帝魂消何所復措思慮學憲高彙旃先生旣歸田始修舉墜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再得草廬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將茂明先業光復吾宇後火前薪似續一線在此日矣嚮者滅没于烟墟梗莽杳不可得而幸乃得之設復悠悠忽忽此日其可再乎嗟乎彙旃之志勤矣彙旃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敬懇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晬益無時不感接

神明而斯志斯事又烏可已然而今昔之時義則殊矣在昔徵道廣而今似虞德孤在昔則知章而今自宜用晦聲氣之違合勿問也形迹之異同勿論也藏修一室之中自審樞機自嚴師克孳好爵而利斷金豈異日事而得毋劼忠否耶抑余於是重有感也忠憲之蒙難也在丙寅三月遺表外一不遑他及唯東致家季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蓋明以朝聞夕可之一事親摯而付之戊子四月家季直請事斯語懸隔二十餘載而師弟傳接不謀而合不介而孚要之各成其是程子云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錢敬新先生云易始乾終未濟不見是不失爲乾龍失是則爲未狐是非存去之介辨之早嚴之獨斯庶幾戒慎恐懼君子之中庸噫東林之爲東林依於是焉已爾實見得是夷險以之死生以之君臣師友大義斂于星日世俗誹毀爭攘如螻蟻聚喧於神

明何有而深維四十年中俯仰百變以端文忠憲兩先生至誠動
 物樸樸作人之雅意而未幾忽不保其終以諸黨人衝颺虐焰遮
 障天日慮無不立毀燼而迄於今留不食之碩果嗚呼倘亦有懼
 而思閑惕惕于廢興之故者歟其廢也摧之折之人也未始非天
 其廢而復興也培之篤之呵護之天也而正存乎人天未喪斯文
 責有攸歸矣敬識末簡以諗同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終

文北己巳

若取於後（明末清初）太伯之道風尚存焉
 特世無若石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
 無書

